

[长篇军事小说]

战场上不仅有所向披靡的亮剑精神，更有厚积薄发的雪刺智慧

抗战版《活着》 东北版《亮剑》



# 雪刺

何光占◎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[长篇军事小说]

# 雷刺

何光占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雪刺 / 何光占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21-09992-1

I. ①雪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9057 号

雪 刺

Xue Ci

---

作者 何光占

责任编辑 武波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479 千字 印张 25.25

ISBN 978-7-221-09992-1

定价 3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  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相逢狱中 / 1

漂亮学生妹妹要吃亏，方振山同警察厮打起来。几声皮鞭响过，方振山的衣服就被打烂了。我爹是胡子头，威震吉辽交界那一带。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，很了不起。我觉得我心甘情愿地着了你的道呢。龙才子能处女朋友，方振山就不能吗？

## 第二章 莫名追杀 / 14

遇见池田一平，方振山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在沈阳日本人要收拾方振山，在日本呢日本人也要收拾他。我媳妇就只能归我！方振山一出我家就立即实施抓捕。人群中有一人手拿一根针，正悄悄地从背后向方振山走去……你想办法给东北军报个信。

## 第三章 一路奔逃 / 27

关东军友好参观团刚走，那是要动手吗？方振山拔出匕首左右挥舞。以后你要是敢对不起我，我就找方振山收拾你。新郎龙向飞感觉事情不妙，朝这些人连开数枪。土匪跳过来将李香兰扑倒，撕李香兰的衣服。这时候还敢进沈阳城找你的组织？

## 第四章 义匪之家 / 41

我们缴获飞机二百六十架，重炮、野战炮二百五十门，炮弹十万发。有你这么馋人的姑娘，出城要不出事都怪了。一会儿给我往死里砍人，一个都不留。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你相许了没有？这样会惯坏中国人的，我带人一路灭过去就可以了。

## 第五章 辽宁夺枪 / 54

方振山告诉方老爷子有性子现在得收着儿。我们去辽宁整枪去，回来好和日本人干！老哥打掉迫击炮，包抄过去。新媳妇没了，我跟着白忙活了。在开阔地上一窝蜂似的往上冲，真他妈要命。



## 第六章 初显身手 / 66

本田一郎想用一块虚无缥缈的肥肉导演出精彩的闹剧。回去谁要是露了风声，我杀他全家！老当家的，山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找咱们算账？大娘，这回你又和我们家搅在一起了，这就是命吧？

## 第七章 得手大年夜 / 79

爹，山寨的大权能交给我不？突然那些人拿出手雷就要扔向火堆旁边的人群中。那几个孙子这辈子不能生儿育女了！城内爆竹声太密集了，方振山索性拔出双枪就开始射击。本田一郎感觉腰杆子硬了决心要一雪前耻。

## 第八章 空山计 / 91

听说高殿甲的女婿是个日本人，本田一郎也要给面子。老子是龙向飞，让方振山来背我上山。你们这荒山野岭的，还有姑娘落草？把上次咱们抢回来的炸药全用上。爆炸包围了小鬼子，一具具日军的尸体飞上了天。

## 第九章 美救英雄 / 103

崔大当家的真想把沈阳打下来？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感谢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。打机场是咱们的活，咱们得干好喽！龙向飞跳上坦克，拉了弦把手榴弹扔进炮筒。齐德标的手枪顶在了方振山的脑袋上。纪子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，医术也很好。

## 第十章 冤家路窄 / 115

李香兰快要扑进龙向飞怀里时，高三洋发现这事不对呀。这几天我正谋划攻打眼前的这座城呢，公开打出党的旗号。本田一郎两次惨败在络子手里，不得不在池田雄武面前低头了。山口纪子看看方振山坚实的后背，慢慢地趴了上去。池田雄武哪是日本人呐，这明明就是中国人嘛。

## 第十一章 群英聚会 / 127

你可以用老百姓的死来刺激方老爷子上套。十二支络子的大当家的齐聚在于家山头上。龙向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城中各地的制高点

是大量杀伤义勇军的有力暗器。本田一郎气急败坏地下达命令：开炮！管得宽、平东洋只一天时间就由义勇军变成了汉奸，还对于积善感恩戴德。

## 第十二章 日本姑娘 / 138

方振山找了一朵野花，摘下来给山口纪子戴上。香兰多好的姑娘啊，你领回一个日本姑娘来，那不得干架呀？我惩罚你们三年不许结婚！那日本孩子还真行，给好几个兄弟做了手术！当时开个玩笑把纪子骗出来，现在送回去太吃亏了。

## 第十三章 冤家出招 / 147

方老爷子，我们终于要见面了。攻击老于太太，等方老爷子救援，皇军以逸待劳。别用过日子这词儿，会降低行动的严肃性的。人为地把池田雄武和本田一郎分裂开，他们才好在夹缝中生存。高尚男没整明白方振山此来是祝贺还是要搅局呢？方家的兄弟接应我们来了，往后山撤！

## 第十四章 人质阴谋 / 159

夏炮头躺在冰冷的牢房里，神态一直都很安然。铲除方老爷子城内的眼线。方老爷子的兄弟没有孬种！要救夏炮头，只能走马换将了。没想到你我还能做冤家！调过车头，车厢里的小鬼子在调整炮的射程。

## 第十五章 狱中老哥 / 171

打小鬼子是正经事，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对劲。近来杨再天这名字比方老爷子都牛。杨再天咋打的呢，能把小鬼子逗扯得满山跑？从日军背后的雪堆里钻出十几个人来。眼前的事实让方振山清醒了，他不能再这样被动下去了。老哥，你是山东张老哥，对不对？

## 第十六章 重创冤家 / 185

我的老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！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，这和我们党的宗旨是一样的，只是没有我们深入！我们要利用优势兵力和装备主动出击，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给当家的说一声，我跟他死也愿意！更恐怖的景象出现了，又有上百个大火球从不同位置滚下来了。我绝不给党和杨政委，还有我爹丢人就是了！



## 第十七章 破镜难圆 / 200

让方振山像打兔子一样打死了二百多帝国精英。北山风肯定死在我前面。还好纪子不用上战场。我给大日本帝国丢了脸，她竟然在方振山那住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和爸爸交代？山口纪子的身影在街上越来越小，池田一平摸摸腰间的手枪。

## 第十八章 险象环生 / 215

地雷在咱们这地方不多见，总之给我留下！小鬼子有炮楼，咱们有山堡！今天他知道在东北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在和小鬼子作着殊死搏斗。你能把眼界打开了，我们期待着你能打出东北人民军的威风来！池田雄武这是公开羞辱我们呢！池田雄武这只老狐狸，真是神算呐！

## 第十九章 中招被俘 / 230

手榴弹在鬼子人群中轰轰直响，肢体在空中不断地飞舞落地。池田一平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后凉意顿时涌上心头。老哥这桥炸不得，给小鬼子留着！三面山上的子弹如螞蚱般飞来，日军被打倒一片一片又一片。池田一平随手一枪打在了方振山的腿上。

## 第二十章 比刀救人 / 246

从城北撤退，上几次进城都是从南门，鬼子想不到的！比刀之时，他们必定来救人。方振山接住池田一平的刀，双刀砍向池田一平。方振山一看纪子憔悴不堪，上前拽住纪子就跑。

## 第二十一章 风雪于家沟 / 259

一个兄弟被几个人摁着，纪子正给截脚趾呢。方振山必须来救，来就消灭他，不来他就名誉扫地。孩子叫，女人哭，风吹雪花埋过了人们的小腿。池田雄武这一招怎么看都是无解。兄弟们小心，人群中有鬼子！以后谁再敢欺骗皇军就是这个下场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政委“二婚” / 275

我要是再野一些肯定嫁给你！谁跟你结婚呐，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，你说是不是纪子？他们早就应该结婚生子了，可是让小鬼子给冲

散了。这是咱们兄弟的一片心，两个娃娃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方振山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## 第二十三章 “二婚”夜之战 / 286

村周围烧成一条火龙，鬼子的进攻再也没有掩护可言。结两次婚了还没入洞房呢，这太让人笑话了。龙向飞迅速地回应了李香兰。鬼子的阵地突然大乱。要是结一次婚打一次鬼子的话，我看也不错呀！杨再天把游击战主要经验都摘抄下来，让方振山细心体会一下！

## 第二十四章 示弱求胜 / 300

方振山决定拿池田家的天皇赐给的军刀做做文章。咱们缴获的地雷给小鬼子用上肯定错不了。看不出来方振山能占到什么地势上的优势！水中突然钻出三十多号人来。树上的高三洋扔下一捆手榴弹。村子里响起了地雷连环爆炸声。池田一平掏出手枪瞄准山口纪子。

## 第二十五章 老哥赐法 / 314

这是要切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呀！方振山这下明白了杨再天的用意了，自己还没有掌握游击战的要领呢。李香兰亲眼看到方振山和龙向飞倒下。李香兰急得直冒汗，那两个人等着用药呢。

## 第二十六章 冤家毙命 / 328

一天不消灭方振山，我就割自己一刀。用被褥裹好了，放火烧死他！池田雄武亲自来了，他从哪儿整来这么多的鬼子？方老爷子再发力挥刀一刀砍在池田雄武的脖子上。方振山拿出两颗手榴弹，拉了弦扔进鬼子的山炮堆里。池田一平看着火车离开，突然要哭却哭不出来。

## 第二十七章 老英雄战死 / 343

老有汉奸运送弹药，太他妈馋人了。运送弹药的是鬼子！密集的炮弹和子弹倾泻过来了，那方圆二三里地内在下着弹雨。老嫂子，咱们儿女双全了，没啥了，和小鬼子干！有人发现于老嘎瘩不见了，想起了于大娘，也没好意思骂他。



## 第二十八章 再炸机场 / 350

冻蘑菇吃时间长了，会造成体力衰退。每人三枪，我要枪枪打在你打过的地方上。现在去救香兰会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，你明白吗？攻城抢回方大叔的头颅！机场上爆炸声响了起来，跑道上火光冲天。

## 第二十九章 艰难转战 / 363

他冷得出现幻觉了。几个鬼子把三个人像烤羊似的架在火堆上面，三个人的身躯不断地旋转着。池田问中和高尚男暗地里倒卖军火，明白吗？高家一会儿的工夫没了两个活人。我本田司令部看到了杨司令牺牲时的照片了！如果皇军使用的武器大小和原来的不一样，他们捡回去也是废铁一堆。在大娘坟地，政委举行第三次婚礼。

## 第三十章 人世沧桑 / 379

方振山不愿意撤走，他还想战斗下去。同志们看见方振山牵着纪子的手开始起哄。老哥，你要挺住，我们就要安全了。没看到你娶妻生子，我放心不下呀！方振山一刀砍在池田一平的胳膊上，池田一平一声惨叫。回国后池田一平没结婚，想把时间都用到反省上。为人呐，不管走到哪里都要“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”。

## 第一章 相逢狱中

漂亮学生妹妹要吃亏，方振山同警察厮打起来。几声皮鞭响过，方振山的衣服就被打烂了。我爹是胡子头，威震吉辽交界那一带。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，很了不起。我觉得我心甘情愿地着了你的道呢。龙才子能处女朋友，方振山就不能吗？

一九三〇年八月底，沈阳的太阳热得人心直喷火，街上行走的人们如落地的蔫柳叶一样，无根地飘着。

方振山、王金堂下了火车，走出车站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感觉呼吸都自由了许多，心里像打开一扇门豁然就明朗了。

精壮的方振山把箱子往地上一扔，闭目朝天：“池田雄武，池田一平，有种你就来中国吧！”喊完即兴打了一趟拳，拳头挂着风声舞得身前身后都是拳影，似乎每一拳都击中一个日本武士。王金堂热泪盈眶，激动地拍掌，围观的人们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也纷纷叫好。

方振山收住招式，捡起箱子：“三哥，回家！”

王金堂朝人群扯脖子喊了一声：“回家啦！”

二人各自上了一辆黄包车。王金堂看着街两边熟悉的景物，突然问方振山：“振山，在日本你教训池田一平了吗？”

方振山得意地一笑：“让他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的厉害就够了，整僵化了，咱们还能回来吗？我回不来不要紧，你要是回不来那可对不住王旅长对我的厚爱，我那胡子爹经常教导我说，过日子轻易不能做赔本的买卖。”

王金堂伸手拉住方振山的手，使劲地晃了一下：“振山，你可真是好兄弟！”

黄包车正并排往前跑，前方来了很多学生在游行示威。呼啦一下来了很多军警，手拿大棒来拦截学生。

领队竟然是一位女生，那女生毫无惧色，挥舞手中的旗子：“停止内战，驱逐列强！”其他学生响应着，那喊声直冲天地之间，带着浩然正气。

王金堂眼前一亮，惊叹道：“那位妹子长得真漂亮啊，这比那日本少壮派还有



激情啊！”

方振山看游行的队伍很壮观：“三哥，这还真有一比，都是为自己的国家。”

正说呢，游行队伍走到了附近，警察拦截不住，伸手打人，开始是用手用脚，很快就用上大棒了。

王金堂指着前方，大声喊道：“振山，别看了，护着点儿学生妹妹啊！”

方振山早就看不过眼了，上去同警察厮打起来，这时一个警察用大棒正要打带头的学生妹妹，形势很危险，旁边已经有学生被打倒了。方振山上去一脚踢倒那个警察。人群乱糟糟的，把那位警察踩个半死。

那位女生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依然很镇静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快跑哇！”方振山又同警察对打起来，零散上来的警察根本不是方振山的对手，很快被方振山打倒十几个。

又出来一队警察把方振山同学生们隔开了，警察毕竟人多，什么手段都用，不一会儿就把方振山用枪逼住。

那个被踩得半死的警察挣扎着起来，吐了一口血：“好哇，小子，又是你呀，这回我杀你个二罪归一，带走！”

原来这人是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齐德标。王金堂被隔在人群外面，一看方振山被带走，自己又到不了近前，行李也不要了急忙往家跑。

方振山被带到警察局，铐在行刑室的铁栅栏上，脸上肿了，衣服袖子被扯开了。他身边的警察也没好到哪去，流着鼻血，青着眼窝。

齐德标上下打量着方振山：“小子，这回你还往哪儿跑？啊？这回老子让你吃皮鞭子吃死你，给我揍，往死里揍。”

方振山知道躲不过去了，索然一笑：“来吧，你来吧，给爷爷痛快痛快！”

马三急忙小跑着来到齐德标身旁，悄声地说：“齐哥，这小子很得王树江的照顾，过完刑王树江那儿好交代吗？”

齐德标得意地一笑，那得意是他企盼很久的：“共党嫌疑分子，王树江能怎么地？”

马三立刻挑起大指应和道：“齐哥，高哇！”扭头朝几个警察喊起来，“揍，给我往死里揍！”

警察挽起袖子，露出绷紧的肌肉，扬起皮鞭子就落下去了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道刺眼的血迹显现出来。“啪啪啪”几声响过，方振山的衣服就被打烂了。

马三给齐德标点根烟，齐德标示意马三把唱片机支上，唱片机发出媚俗声音，那媚俗的声音混着犯人的叫声对齐德标来说是一种享受。

方振山仰头笑起来：“真痛快！真他妈痛快！”

齐德标狠吸了几口烟，扔掉：“去一趟日本长能耐了，大刑伺候！”

警察把刑具抬过来，把方振山绑在凳子上，不断地加砖头。方振山疼得头上直冒汗，还在喊着痛快，齐德标、马三等人也都懵了，这小子是铁打的不成？

马三一挥手：“再加两块砖头，看看他还痛快不？”

方振山的汗水流到了嘴边，呸地吐了一口：“这算个屁呀！”只是那声音越来越弱了，方振山晕死过去了。

齐德标咧嘴笑了一下：“整醒他，别让他死了，啊，明天接着收拾他！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就是王树江来了也不能放，知道是什么罪吗？”

马三一哈腰：“共党嫌疑分子！”

齐德标狂笑着走了。妈的，去年自己不就是拿了街头老百姓的几个苹果嘛，让这姓方的一通胖揍，还硬逼着自己吃了八个大苹果，现在一看见苹果还上酸水呢。杀死日本特务，救了王金堂，王树江把他整到日本避难，怎么样，你不是还得回这一亩三分地上来吗？

两个警察把方振山扔进牢房里。地上只有一堆受潮的黄草，方振山趴在草上大骂道：“看你们他妈的那个熊样，一群鳖犊子，有能耐去和小鬼子整两下去呀，啊？和学生可他妈有能耐了，你们早晚得管小鬼子叫爹，哎呀！”

方振山勉强翻身想坐起来，又后仰摔倒，他倚着墙才看到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，略瘦，双眼有神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再天杨司令。

方振山笑笑，嘴角有血，一咧嘴，一龇牙：“你直勾勾地看我，啥意思呢？我现在风度翩翩，气宇不凡？”

“兄弟，就冲你刚进来的那几句话，我喜欢上你了。”

方振山仔细看了看这个人：“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也喜欢上你了。”

这个人显然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能这样说话，很意外，很有兴趣地问：“凭什么呢？”

“说不出来，凭感觉，哎哟，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呐？”

这个人沉静地说：“我是山东曹州府人，他们都叫我山东张，你呢？”

方振山看着山东张那双大眼睛：“哦，方振山，你咋进来的？”

“稀里糊涂的被定为嫌疑分子了，噢，进到这里来的都是兄弟，对吧？”

方振山觉得这个人很亲切：“对，对，对，这就像扛大活的到一起，都不容易，相互之间得照应着点。”

山东张拍拍方振山的肩头：“兄弟，说得好，天下受苦一家人嘛。”

方振山渐渐地觉得眼皮发硬下垂，身上着火了一样，酸疼起来，不由自主地微闭双眼，不吱声了，偶尔呻吟一声，动动身体，一动更疼更热。

方振山仰面躺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山东张走过来摸摸方振山的头：“高烧啊！”

山东张转身找一块布，放到水盆里，捞出来，拧了拧，轻轻地放到方振山的额



头上。

方振山笑了：“你照顾兄弟，兄弟的心里感动得都着火了，你摸摸。”

山东张仔细地看了看方振山的身上，顺着方振山的手摸了摸：“兄弟，你的伤口化脓了，脓水都沾在衣服上了，明天到医务所上点儿药。”

方振山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疼得直龇牙：“老哥，你领我去医务所，可不能把小命扔给那帮鳖犊子，不然就窝囊透顶亏大发了。”

山东张看了看方振山，突然笑了：“害怕了？”

方振山不愿意听了：“这话太扎耳朵，你看我这样能怕吗？我爹说过，过日子得算计着过，不能随便吃亏。”

山东张笑了，没吱声，觉得眼前的这个小兄弟很有意思。方振山又安静了。

第二天山东张和另一个狱友抬着方振山去了医务所，方振山躺在担架上美个滋地笑着。山东张有意晃动了一下担架，方振山疼得一龇牙。

到了医务所，山东张放下方振山：“你的衣服都沾在身上了，要上药，只能用剪子把衣服全剪开了。”

医务人员递过来一把剪刀，山东张刚要剪，方振山急忙拦住：“慢着！”

山东张一愣，方振山看看山东张：“衣服剪开了，我穿啥呀？”

山东张动作麻利地下剪子就剪，方振山龇牙咧嘴地挣扎，但一条裤筒已经被剪开了。

“你不是穿裤衩呢吗？再说了反正裤子已经不能穿了，那条腿的也让我剪了吧！”

方振山很无奈，也不挣扎了，看着山东张：“哎，你是不是从小没裤子穿呀，得谁裤子剪谁裤子呀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我从小真缺裤子穿。”说着另一条腿也剪开了，上衣也剪开了，他把破裤子、上衣都扔到地上，“趴下，趴下，不趴下怎么上药啊？”

方振山慢慢转身趴下：“头一回在别人面前光屁股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”

山东张忍住笑：“你拉倒吧！”转头看医生，“麻烦你给上药吧。”

医生给方振山上药，身上全是伤口，淌着脓水。上完药，方振山趴上单架，山东张和狱友把方振山抬了回来。

刚放下单架，狱警锁好门白了一眼狱中的山东张和方振山转身要走，山东张急忙叫住：“老总能不能帮个忙？”

狱警不是好眼睛地看着山东张：“咋地，有事？”

山东张从自己包里拿出了仅有的几块大洋，笑着说：“老总，这位小兄弟怪可怜的，还是一个学生呢，行行好，帮帮忙，给买点儿退烧和消炎的药，剩下的您买几包烟抽吧。”

狱警很意外，伸过手接过大洋，掂了掂：“你们他妈的蹲大牢还蹲出感情来了，真他妈不愿意伺候你们。”

山东张连忙说：“有劳，有劳。”

狱警走了，帮着抬方振山的狱友不愿意了：“山东张，你就剩那点儿钱了吧？”

山东张伸了伸长长的双臂，很自然地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在这里要钱有啥用？哎，老李，一会儿把我的大褂改一改，给小兄弟整套衣服穿。”

狱友埋怨山东张花光了钱，有些不情愿：“咋改呀？要啥没啥的。”

山东张笑了笑：“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嘛。”

老李对方振山说：“山东张可是个能人，点子多，还热心，你碰上他是你的造化！”

方振山早就感觉出来山东张很不一般了：“我看出来了，老哥是个头面人物，大恩情不言谢，日后能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只管言语啊。”

山东张知道这是东北爷们的肺腑之言，挨着方振山坐下来，深情地看着方振山那张感激的脸：“要认我是你老哥，就别这么说，歇一会儿，啊！”

晚上，山东张悄悄走到方振山的身边，摸摸方振山的额头，轻声地问道：“咋样，好点了吧？”

方振山穿着老李给改好的衣服，躺在干净的破褥子上，像没长大的调皮男孩显出一副反客为主的样：“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多亏你老哥了，挺有能耐呀！”

山东张不知道方振山为啥这样说：“我有啥能耐呀？不过尽力而为而已，我要是真有能耐就不会让你这样的人进来受罪了。”

“你这就不错了，看样子，这里的人没少受你照顾，可惜有能耐的人就你一个。”

“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人都有能耐，只是有能耐的方式不一样，要是有人能耐的人都能把自己的能耐使出来，你说，那中国得什么样啊？”山东张在看着方振山。

“没想过，哎，你过日子是不是挺败家呀？”

山东张一愣：“咋说呢？”

方振山感觉自己的话有些突然了，于是解释道：“花钱太冲了，就这世道，过日子花钱你得算计着点，就你那个花法，你还不败家呀？”

山东张笑了：“我没啥钱，在这儿有钱也没地方花呀，索性就大方点交你这个兄弟了，这年头，这世道，你一个小户人家就是再算计，你还能富到哪儿去，你说呢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我爹就很有能耐，很会过日子，可也只不过是一个……”

山东张知道方振山有不方便说的地方了，虽然没说出来，他也猜到了，感叹着说：“所以说啊，你也别总看着你那小家，是不是？整个国家要是完蛋了，小家还能好到哪去呢？”他走到方振山面前，“你是爷们，这小伙一身能耐，一表人才，

就差一腔热血了……”

“停，我咋感觉我要上你的道了呢？还是心甘情愿地上道了。”方振山觉得山东张说得很朴实，很对自己的脾气，自己早就看不惯这世界了。

山东张笑了一下：“你说，要是中国一片和平繁荣景象，老百姓得过了，我不能当个大老板？”

6

方振山安静地看看山东张：“能，你像个大当家的料，有那个架势，你这人仗义，会办事，有些地方和我爹挺像的。”

山东张肯定地说：“我看你也能。”

方振山得劲地笑了起来，看着监狱房顶，渐渐地沉思起来。

方振山又受完刑，被扔进来。一身血，一身伤迹，山东张给的衣服也破了许多地方。他趴在地上努力地挣扎着，山东张急忙上前半蹲地上扶起方振山：“振山，振山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方振山咳嗽了一下，一丝血吐了出来，山东张睁大眼睛，双臂抱住方振山用力晃了一下：“振山，振山！”

方振山睁开眼睛，使劲笑了一下，疼得一闭眼：“没事，没事，齐德标还舍不得我现在死！”

山东张把方振山轻轻地放在干草堆上，小心翼翼地脱掉方振山的上衣，转身找到几片药，端过一点儿水来：“先把药吃了！”

方振山一使劲咬着牙坐了起来，把药推开了：“不吃了，不吃老子也死不了，等老子出去了，非活扒了他的皮。”

山东张笑了：“你是个爷们，但你有些愣头愣脑的，这个很不好。”

“我本就一副胡子相，一块山匪料，愣实点儿更好！”

“得了吧，当胡子是啥好事呀？你说，要是中国一片和平繁荣景象，老百姓得过了，还用当那吃横饭的胡子吗？”

方振山笑了，觉得山东张说得很实在：“不瞒老哥你说，我爹是胡子头大当家的，威震吉辽交界那一带。”

山东张一点儿也没吃惊：“这就对了，你身上就有胡子的影子，义匪，对吧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，我爹的信条就是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，所以从不做遭人恨的事，我觉得这样的胡子还是当得的。”

山东张来回踱了几步，叨咕着：“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；扎下根，别伤根，别烂根。”他想了想，“这九个字可了不得啊！哎，日本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日本现在是经济萧条，全民发疯，军人掌权控制政府，一心要在海外寻找生存之地，中国、朝鲜是首要目标。”

山东张盯着方振山问：“现在为老百姓担心吗？”

方振山想了想说：“老哥，说句实话，以前只知道憋得慌，去了日本之后好像我的心里有国家了，人家全民动员备战，国内还打内战，上层醉生梦死，这很危险呐。”

山东张拍拍方振山肩头：“浴火重生嘛，中国有你这样的年轻人，还有千千万万的人，一定会有改天换地的那一天的。”

方振山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中国是人多，可那有啥用呢？”

山东张很严肃了：“扎下根，你往哪里扎？还不是往老百姓中扎根嘛，千万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力量。”

方振山小声地问：“你是共产党？”

山东张也不隐瞒了：“你说是就是吧。”

方振山往山东张跟前凑了凑：“听说共产党跟老蒋对着干，挺牛啊！我有硬人，哈哈……顺带着也把你整出去吧？”

山东张笑了：“共产党嫌疑犯，过过大刑的，别费劲了，你出去就行了。”

“出去咱们哥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，想干啥就干啥，那多美呀！”

山东张闹着玩一样推了一下方振山：“你想拉我上山？省点儿力气吧，你年纪还小，不能老想着胡子胡子的，扎根在中国大地上，扎根在中国人当中，你能做出很多很多有益的事来。”

方振山望着山东张，直直地望着，不再吱声了，最后索性躺在干草上望着，山东张的大眼睛也没避开方振山的双眼。

两个警察提方振山出去，山东张紧张地把着铁栅栏看着方振山远去的背影。

警察局有个刑场，刑场里面杂草丛生，四周大墙围着，只有上空有一块湛蓝的天。齐德标和两个警察押着方振山往前走。大墙上端着枪的警察木木地看着方振山。

齐德标催促着：“快点儿走，你他妈的作到头了，今儿个爷爷送你上路。”

方振山身上有伤，戴着手铐脚镣费力地走着，四处看着。

齐德标得意了：“怎么样，孙子了吧？”

方振山一笑：“你才是孙子，咱们早晚都是个死，只不过爷爷早走一步，我他妈怕一点儿就不姓方。”

方振山走到墙根底下，倚在墙上，朝齐德标一飞眼：“孙子，你开枪吧。”

“去个人，把他绑在桩子上，免得费事。”齐德标抽出一根烟点上。

方振山不耐烦了：“绑你妈个腿，开枪吧。”

“一会儿就打烂你的嘴，妈的。”齐德标上前抡了方振山两耳光。

齐德标退回来，因走得急，闹个趔趄，方振山笑：“看你那德行，小妈养的。”

齐德标一扬手：“预备！”那两个警察开始瞄准。

方振山心想：“完了，爷爷这回到头了，太可惜了，还没看见姓龙的那小子娶媳妇呢。”

“预备，放！”齐德标的火上来了，立马下达了命令。

几声枪响后，方振山又睁开眼睛笑：“你妈的，我站在这儿没动，直接往头上打。”

“预备！”齐德标见方振山真不害怕，咬了咬牙。

这时一个警察跑过来，趴在齐德标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齐德标一撇嘴：“妈的，拖回去。”

方振山笑了：“有能耐你别放爷爷，打死爷爷呀。”

齐德标也笑：“小子，以后别落在爷爷手里，要是落在爷爷手里看爷爷怎么整治你，滚！”

原来王金堂回到家后没看到王树江，打电话也没找到人，在屋里急得直搓手，来回踱步。

高尚男风风火火地进来：“三哥，咋整的，刚从日本回来，怎么还被抓起来一个？”

王金堂着急呀：“警察狗子打游行的学生，拿大棒子打学生妹妹，我和振山在日本就像受气的小媳妇似的，终于可以爆发一下了，谁知道突然又冲出来一大批警察抓人。”

高一升笑了，高尚男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哥哥，不知道他笑什么：“警察的头是谁呀？”

王金堂往窗外看了看：“齐德标，离得太远我上不了近前，说不上话呀。”

高尚男来劲了：“你可以现在去找他呀！”

王金堂拦住高尚男：“我倒是可以找他，但他现在的借口肯定是振山是共产党嫌疑犯呐，共产党嫌疑犯，我能救出来吗？”

高尚男想想方振山和齐德标的过节：“那快找二姨夫呀！”

王金堂都快急死了：“家里，军营我都找了，没人呐。”

高一升站起来走到王金堂近前：“上日本游学，哈哈，回来游街，哈哈……”

高尚男也不解方振山咋和游行的学生搅和到一块了：“这两个人去日本好像是受罪去了，回来就爆发。爆发啥呢？”

高一升还在笑着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有那个小土匪在总出事！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日本惹事了，不然不能这么早就回来呀？”

王金堂口打唉声，好像沧桑的老人一样：“一升，你没去就对了，日本的事以后再细说，那太刺激了……”